

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

武漢區站被敵破壞

「你看武漢守不守得住？」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戴笠先生在漢口巴黎街八號，和唐新談話，這樣詢問。那時抵抗敵軍的軍事情形，並不樂觀，除了台兒莊打了一次大勝仗，以後對於敵軍進展，好像很難阻遏。唐新就他所見所聞，以及他的判斷觀察，大發議論。戴先生靜靜地聽着，有時點點頭，表示同意。

「假如武漢不守，你願不願意留在敵後工作？」峯回路轉，不再談武漢守得住守不住的問題，戴先生突然詢問唐新，這才是談話的主題呢。

「如果戴先生認為適當，我可以留在這裏工作。」唐新個性倔強，是一位不服輸的人，明知敵後工作危險困難，戴先生既然想要他留在武漢和敵人鬥爭，他就不能表示貪生怕死，說半個不字。

「很好！很好！」戴先生說：「爲了淪陷後的武漢工作着想，需要成立一個武漢站，我再三考慮，你最合適，趕緊去籌備吧！」

唐新擔負起新的使命，不敢馬虎，先安頓好家眷，然後專心一意，爲未來的武漢工作，做妥善的佈置

。漢口祇留下一個法租界，好些法國人同情中國，願爲軍統局工作。日本也不敢侵犯租界，所以法租界還可以掩護情報同志的工作。沿江的戰事一天比一天惡化，六月十五日安慶失陷，二十六日馬當要塞被敵突破，七月二十五日九江失陷，戰爭逐漸逼近武漢，好些政府機關開始往重慶遷移。

到了八月中旬，戴先生對於武漢未來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變，擴大組織，改站爲區，以李果諶爲區長，唐新爲副區長。這樣改組的目的，是希望將來以武漢爲中心，開展聯繫湘鄂豫皖贛的敵後工作。戴先生的這個構想是對的，但不應該和武漢的本身工作混在一起，那才安全。負責佈置工作的人，沒有多作考慮，沒有好好研究怎樣實現戴先生的構想，十分遺憾。

擴大後的武漢區，有九個組，兩個行動隊，一個交通站，還有待命人員，人數在兩百人以上。這樣一個龐大的機構，那裏像一個敵後組織？敵後組織需要精簡，需要絕對隔離的複式佈置。因爲佈置敵區工作，應當作最壞的打算，一個組織被敵人破壞，還有另外一個組織存在，繼續工作，絲毫不受影響，才算安全。所以武漢區的設置，事先就欠週詳的考慮，失敗是必然的。等到區長李果諶被捕，環境就陷於極大的困難。

唐新非常機警，應變能力特別強，也許這就是戴先生要他留在武漢工作的原因之一吧？當李果諶的勤務兵丁樹修外出不歸，唐新就認定事態嚴重，勸李果諶搬到畢卡家暫避。他以爲住在法租界，敵人不會對法租界採取甚麼行動，同時也覺得到外國人家裏避難，不够體面，終於因他大而化之的個性吃了大虧。不

管李果謔怎樣，唐新還是先把一箱重要文件提走。十二月十七日午夜，法國租界當局經不起日本人的壓力，允許了日本憲兵到法租界掃捕人，李果謔被捕了，武漢區被搜查了，但是甚麼文件都沒有搜去。

賣木炭離開租界

第二天法租界戒嚴，不准進出，傳言當天夜裏，日本憲兵要挨戶搜查。唐新化名杜吉三，日本憲兵已經知道杜吉三是武漢工作的實際負責人，日本憲兵挨戶搜查，就是要捉拿杜吉三。唐新留在武漢以後，一直留着小鬍子，現在剃去鬍子，買了一套破舊衣服，十八日傍晚，換上衣服，拉着一輛黃包車到鐵路飯店右邊空地。那裏有兩百輛法租界以外的人力車，因為不能出租界，停在那裏，唐新混了進去，雖然西北風颯來，刺人肌骨，蟠伏車上，整夜都睡不着，但却很安全地度過了最危險的一夜。

第二天唐新化裝成賣木炭的工人，繫着腰裙，臉上抹了一些木炭的黑灰，暫充黑人。挑着木炭簍，出了三陽柵門，總算安全地離開了法租界，繞了個大圈子，到達特三區。十八日他在法租界，已經請軍令部的祕密電台，替他拍發了一份電報，報告戴先生，說明區長李果謔被捕的經過，這個時候接到重慶戴先生的命令，原文是：「派兄繼任武漢區區長，希繼續奮鬥，調整工作，營救被捕同志。萬一市區不能立脚，可至近郊指揮。」

以後四年，唐新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繼續奮鬥。他做了不少懲處敵人漢奸的行動工作，情報工作也

不因武漢區的機關被敵屢次破壞，受到絲毫影響，但同志一再被捕，人員一天比一天減少，經費接濟不上，真是焦頭爛額，苦不堪言。終於將區改爲站，由熊秉謙任站長。三十一年六月二日，艱苦奮鬥了四年的唐新離開武漢地區，七月十三日到了重慶。

唐新被閒置了將近兩年，住在恩施，十分無聊。湯恩伯邀請劉培初和他，到河南葉縣去訓練流亡青年，他立刻就答應了。三十三年三月，唐新從恩施到了重慶，打算悄悄地飛到西安，轉往河南，他已經購買好飛機票。不意接到軍統局四一大會祕書長王新衡的通知，要他參加四一大會，他很奇怪，他到重慶沒有和任何人接頭，王新衡怎麼會知道他在重慶呢？於是走去詢問。王新衡說：「這是戴先生的意思，他知道你在重慶，特地關照，要通知你，你不能不參加。」唐新不知道戴先生每天要看飛機的乘客名單，他榜上有名，當然逃不過戴先生的視線。

「聽說你要到湯總部去？」四一大會閉幕後第三天早上，戴先生約唐新在棗子嵐壩漱廬吃早飯，同席還有王新衡和劉培初。邊吃邊談，戴先生突然詢問他。

「我正要報告戴先生，」唐新說：「我認爲訓練流亡青年，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我也知道戴先生和湯副長官私交極深，幫他做事，我想戴先生一定會同意的。」

「我不同意，飛機票已代你退了。」戴先生很肯定地答覆他。

「我拿錢不做事，在恩施已經呆了很久，心理總覺不安。而且我的能力有限，很多工作幹不來，還是

希望到葉縣去。」

「我已決定到東南前線去視察，我要你同我一道去。」戴先生說的很肯定，幾乎是命令。

「我在敵後四年，」唐新說：「身心都曾受到巨創。雖是成績不如理想，我已竭盡棉力，我不宜再去前線工作。並且……」

「只須三個月時間，」戴先生打斷唐新的話，說道：「同去同回，不會派你在前方工作。」

「戴先生已說同去同回，你就不再推辭了。」王新衡插嘴說，劉培初也在幫腔，打邊鼓，唐新祇好答應，不到西北，而去東南。

美國軍官氣勢凌人

四月十一日，戴先生、梅樂斯、人事處長龔仙舫、翻譯官劉鎮芳、祕書毛鍾新、會計葉世揆和唐新一行到了湖南衡陽。十三日到南嶽中美第一訓練班，參加畢業典禮，接着舉行中美合作所中美同志會報，美方有二十多人參加。

「既然第三期已經結業，何以遲遲不派到前方工作？」美國一位上尉向訓練班副主任陶一珊說，好像是在質問，語氣態度都不客氣。

「正在準備中，」陶一珊回答。

「今天應該討論的不是訓練問題，也不是準備問題。」布魯基曼(L. G. Brugeman)很激動地說：「而是如何維持雙方合作問題。中美合作快要三年，你們天天說準備，却沒有派大批人員到敵區去工作。我們對我國政府，實在無法交代。請不要忽略，合作的目的是對敵作戰。不作戰，又何必多此一舉。」

「美國特勤部隊選擇合作對象，很嚴格，也很苛刻。」戴先生聽了布魯基曼這樣不客氣的話，很嚴肅地說：「你們想以最小力量，獲致最大成果，把你們認為重要的，置於第一優先。你們要求重新組訓，自然影響作戰時間。我為我們的國家，盡了最大努力，來和你們合作；如果你們以為不能同我合作，你們將無人可與合作。你們怎麼知道我們沒有準備派人到前方去？我的責任，不祇是中美合作一件事，我有我應考慮的理由。難道我有義務將我們國家的一切，無保留地都告訴你們嗎？」

「我相信戴將軍已有安排，」梅樂斯一聽戴先生很生氣而又理直氣壯的講話，趕快起立，婉轉的說：「一定會符合中美雙方的希望。但不知決定甚麼地區？派那一位負責？甚麼時候可以出發？」

「我決定先建立『長江單位』，馬上就要出發，已派定由他負責。」戴先生指着坐在他身旁的唐新說，唐新正要說話，戴先生低聲對他說：「明天早餐我們再詳談。」美國人聽戴先生這樣一說，都非常高興，梅樂斯走來和唐新握手，表示賀意。

「這次請你同來，原不打算派你到前方工作。」第二天早餐，祇有戴先生和唐新兩人一塊兒吃飯，戴先生說：「現在要你去，可說是美方逼迫太急，眼前又沒有比你更適當的人選。昨天開會，他們那種輕狂

的情形，你能忍受嗎？無論如何，希望你辛苦一趟。這一次是中美合作所第一次派出去的工作單位，地區又最重要，由你負責，最爲合適。」

擴大湘鄂贛敵後工作

戴先生有一種魄力和熱忱，他對同志的要求，沒有人能夠拒絕的。唐新一萬個不願意幹，經過戴先生這樣表示，也不能不答應了。戴先生帶他一塊兒出來，好像就預先知道會發生甚麼事情，否則他對美國人怎麼辦？戴先生規定，「長江單位」是軍統局的「湘鄂贛邊區」，唐新又做了區長，兼辦中美合作所的工作，長江中游敵後工作，統由該區指揮。美方派錢浦上尉爲美國人員的領隊，斐特洛斯基、羅伯特、斯力克、李查遜、凱默爾隨行工作。又將第一訓練班的學員編成一個大隊，作爲邊區的基本力量。工作基地選定贛北修水縣。

「錢浦 (Joseph E. Champe Lieot) 來我國最早，也是一個最難相處的人。他先後在中美所所屬的六個單位呆過，沒有一個單位不感到頭痛。你千萬要忍耐，一切爲了工作，不要同他爭閒氣。」唐新向戴先生辭行時，戴先生一再叮嚀他。

唐新祇調用了七位助手，錢浦攜帶的器材有十萬磅。他們分批出發，約定在長沙會合。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誰料到敵人已經開始第四次進攻長沙，此路不通。本來應該立刻折回衡陽，繞道前進，

不料錢浦悄悄地跑到第九戰區長官部，要協助在長沙佈雷，防守長沙，長官部當然歡迎。

「你們天天說打敵人，現在敵人來了，你們不打，是何居心？」錢浦從長官部回來，告訴唐新，唐新當然不能同意。一個負有任務的軍事單位，那能够自由行動？於是錢浦大發牢騷，又問：「在長江打敵人，和在長沙打敵人，有甚麼不同？」

唐新一再考慮，不宜答應錢浦的要求，但是錢浦在長官部吹的牛，不能實現，絕不干休，因此恐影響將來合作；又怕引起長官部對戴先生的誤會，於是急電戴先生請示，獲得允許。讓錢浦用十萬磅炸藥在長沙佈了雷，但長沙並沒有因錢浦佈雷就守得住，錢浦再到南嶽重領器材，就誤了許多時間。唐新決定先到廣東韶關，再往江西贛縣，然後從贛江順流北上。從贛縣乘船，一直抵達樟樹鎮，這裏是浙贛路和贛江的交叉點。從樟樹鎮到修水五百里旱路，搬運十萬磅器材，需要一千多名挑夫，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錢浦有過這種經驗，一再搖頭，表示沒有辦法。他不知道唐新已經先派人和沿途的鄉鎮公所接頭，以高出當時的工資的代價，代僱挑夫。山區的人找工作困難，既有較高的工資可得，應徵的人便踴躍參加，超過所需要的人數，很順利的到達修水的漫江，這一着出乎錢浦的意料以外，對唐新佩服的不得了。而他在長沙佈雷不聽唐新的話，又勞而無功，所以從此服服貼貼，唯唐新馬首是瞻，不再出怪主意了。

籌辦梁塘訓練班

爲了適應工作需要，唐新決定在梁塘籌辦訓練班，錢浦認定做不到。但經唐新函請各縣縣長，行政督察專員，選送中學以上程度的學生，居然有三百多人來應試錄取二百五十人，訓練三個月。在一切都沒有的情況下，訓練開始，學員的素質很整齊，還有少數會講英文的大學生參加，連不知道有困難的錢浦，都感覺到有些神奇，高興的跳起來。戴先生不但核准訓練班成立，並且列爲中美合作所的第二訓練班。

錢浦爲了補充武器彈藥，爭取空投，跑了一次贛州，結果很滿意。他又答應爲美國十四航空隊建立航空情報站二十四所，邊區限於本身的力量，祇答應建立自湖口到城陵磯十二處偵測站。空投也實現了，前後空投過兩次。美員也增加了三批，計奧德生（C. Otenson）上尉等十九人，於是邊區的美國情報工作人員，多達二十五人。

邊區對外名義，是三十集團軍調查室，不特距離太遠，而且也太小了一些。於是唐新呈請將「長江單位」正式定名爲「湘鄂贛邊區行動總隊」，下轄若干支隊及一個直屬大隊；一支隊轄三大隊及一直屬中隊；一大隊轄三中隊，一中隊九十人。預定名額爲三千四百五十人，唐新祇希望能够核准兩千五百人就够運用了。沒有想到，戴先生不但批准唐新成立邊區行動總隊，而且核准的人數是九千六百人，以唐新爲總隊長，湯山爲副總隊長，讓唐新放手去做。對唐新的信任，真是無以復加了。

訓練班訓練了三期，連同南嶽訓練班的一大隊混合編成三個支隊，這在湘鄂贛邊區才算有了真正對付敵人的游擊部隊。這三個支隊因爲裝備優良，每一大隊平均有五十挺湯姆生機槍，三個火箭發射器，每一

中隊有三十支卡賓槍，五支狙擊步槍，火力旺盛，超過敵人。他們經常襲擊敵人的據點，破壞橋樑，炸毀船隻，發揮了極大的威力。這些愛國青年所表現的勇敢，吃苦耐勞的精神，確非始料所能及。

行動總隊戰果輝煌

軍統局的「湘鄂贛邊區行動總隊」，中美合作所的美國人叫做「長江單位」。先後組成三支隊，第一支隊支隊長周挽瀾、副支隊長郭揮日、支隊附兼大隊長曹戎、大隊長葛文高、張宜慶、美員裴特洛斯基等隨同工作。他們第一次出擊，由郭揮日擬定攻擊武寧縣箬溪計劃，牛刀小試。箬溪是敵人最堅強的據點，築有碉堡，守軍經常有五百人。攻擊碉堡不易，必須將敵人誘出作戰，我們才能殲滅敵人，得到勝利。

第一支隊到達巾口，敵人已經發覺。三百人分成兩隊，埋伏在箬溪附近山上，等待我支隊通過箬溪時，出來襲擊。支隊根據老百姓報告敵人行動後，派葛文高和張宜慶兩大隊在夜間爬過山嶺，繞到敵後埋伏。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兩中隊越過敵人碉堡，引誘敵人出擊。將抵山脚，敵人突然襲擊，我部退到有利地帶，據險還擊。葛張兩大隊，出敵不意，從後包抄，以湯姆生機槍掃射。三處碉堡敵人看見情況危急，傾巢出來支援，又被周挽瀾所率曹戎大隊攔擊，將敵隔斷，各個擊破。激戰一小時，敵死傷百人以上，我支隊僅輕傷四人，初次出擊，獲得全勝，美國人高興的把唐新和錢浦抬了起來。

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深夜敵大型貨輪及客貨兩用輪兩艘，經過富池口江面，被我第一支隊第三大隊所佈水雷炸沉。第一支隊又編組鄱陽挺進隊，進入鄱陽湖，炸毀敵運輸隊木船五艘，黔訓班同學胡彝遲成仁。六月一日由偽軍陳慶掩護，炸燬瑞昌大橋，及兩端碉堡。橋長四千多尺，爲贛北交通樞紐。我吳光乾、徐森、何立春、梁瑞石陣亡，敵死傷近百人。

第二支隊支隊長蔡天祚、副支隊長蕭琪、支隊附凌雲、大隊長費盤銘、鄭宗孔、黃正中、美員狄雍等隨同工作，以鄂南爲工作地區。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費盤銘大隊襲擊通山大畝間西坑公路段，擊燬敵自大畝向西駛行的大卡車七輛，斃敵十七人。通山敵出擊，與鄭宗孔大隊激戰四十分鐘，直屬中隊從袁莊高地衝下來擊，敵才撤退。我陣亡王威、曾憲發、陳培烙三人。第二支隊四月七日夜又爆破粵漢鐵路賀勝橋和官埠橋中間的橫溝鐵橋，並燒燬大批枕木。美員狄雍受輕傷。五月九日支隊附凌雲率領爆破隊在長江陸溪口佈雷，炸燬敵三艘運輸船。

第三支隊代理支隊長唐之盛、副支隊長何希濂、支隊附葛賢甫、大隊長熊成章、董人龍、葛國華、美員雷德利等隨同工作。因成立較晚，工作不多，曾破壞粵漢鐵路的趙李橋，敵搶修九天，始勉強通車。

共匪王震部渡江

湘鄂贛邊區原駐有三個集團軍總司令部，一個游擊總部，長沙淪陷後，一齊撤走了。共產黨是無孔不

入的，他們看到這一帶有了空隙，於是派王震率所部從陝西兼程南下，想重新佔據湘鄂贛邊區。當他們渡過長江，要進攻修水的時候，唐新剛成立了一個支隊不過一千人，但他一面電請戴先生迅速向委員長建議，成立邊區剿匪總部，一面決心死守修水一帶。從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堅強抵抗，擊退侵犯的王震所部。二月十一日九戰區副長官王陵基奉到委員長命令，成立湘鄂贛邊區剿匪總部，七十二軍和十九軍也陸續開到修水地區，王震所部才竄回江北，解除威脅。唐新以一個書生，經過實際磨練，已經成爲能征善戰的將軍，威震湘鄂贛邊區幾十個縣份。戴先生認識人和長於用人，真是獨具慧眼，不但保住湘鄂贛邊區，也保住武漢不爲共產黨所略奪。

抗戰勝利，敵人投降後，唐新奉到命令，尅日率領所部，儘速進駐武漢，安頓戰俘，維持治安，防止奸匪擾亂。可是八月三十日唐新率領行動隊及美員二十多人抵達武昌武泰閣的時候，防守該處的日本兵不准進城。日軍已經投降，不准聯軍進城，真是天下怪事，奧德生和美國人憤怒萬分，氣得蹦蹦跳起來。這一帶居民聽說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這一天下午三時要飛來南湖機場，集合了幾千人，準備歡迎。這些人看見唐新的中美部隊，非常高興，燃放鞭炮，熱烈歡迎。後來知道日本鬼子阻止進城，引起公憤，吼聲如雷。有人喊「打死這些日本鬼子。」

也有人說：「你們已經投降，還敢攔阻我們的軍隊？」

更有人高呼「殺了他們，爲同胞們報仇。」

唐新知道必有原因，恐怕造成不幸的流血事件，一方面安慰民衆，一方面把中美部隊暫留城外，由他進城查明原因。唐新進到武昌，日本武昌警備部主任參謀田邊表示抱歉，但他不能作主，爲唐新備船，派一副官送到漢口。由岡部隊的特務機關長阿部少將，負責武漢警備的田鹽少將接待。他們說明：「我們已經奉到貴方蔣委員長的命令，指明接管武漢地區的，是第六戰區，並且註明接管的部隊番號。我們接到閣下的通知，曾仔細查核原令，沒有貴部番號在內。所以，在第六戰區接管的部隊未到達前，我們必須要遵守命令，不敢擅自變更，讓出防地。這是一個責任問題，閣下想必能見諒！」

戴笠先生不在重慶，不是軍統局的人糊塗，事先沒有和軍委會接洽好，就是有人在和戴先生過不去。日本人是執行我們委員長的命令，錯在我們，不在日本人。唐新答應行動總隊撤離日本警備區，但須讓美國人進駐漢口，日本人答應第二天再商量。第二天由岡部直三郎的參謀長松野和阿部等請唐新吃飯，他們已經知道，他就是六年以前他們捉不到的杜吉三，表示非常敬佩。席間他們同意美國人移駐漢口，但得由他們保護，唐新選定特二區信義公所作爲美國人的住所，九月二日才把奧得生等接到漢口，以後這裏成了華中美員歸國的轉運站。

後來鮑志鴻和程學禹到漢川去點驗行動隊，認爲素質優良，不比尋常，鮑志鴻說：「這樣多的知識青年，普通一個軍所沒有的。」

唐新在抗戰八年中，爲戴先生主持華中工作，發揮了最大的威力。湘鄂贛邊區這個「長江單位」，更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

